

汶川，永远的感动

张聿温 著



北京出版社

汶川,永远的感动

张聿温 著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汶川,永远的感动/张聿温著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
2008. 9

ISBN 978 - 7 - 200 - 07501 - 4

I. 汶… II. 张… III. ①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抗震救灾—英雄模范事迹—中国—2008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8758 号

汶川,永远的感动

WENCHUAN, YONGYUAN DE GANDONG

张聿温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:www. bph. com. 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 × 1092 16 开本 6.5 印张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07501 - 4

I · 1028 定价:2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 - 58572393

汶川！永逝的感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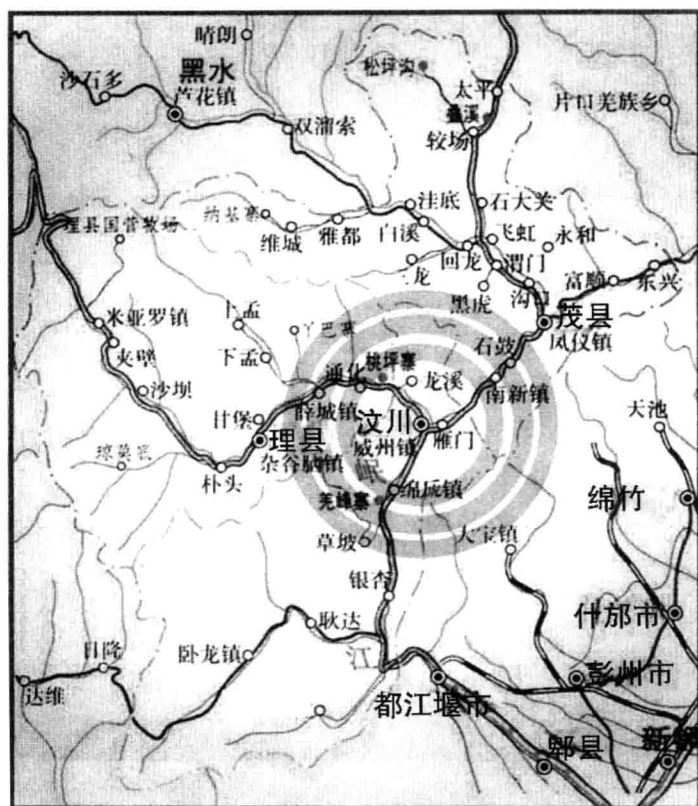
李家祥

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兼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为本书题写书名

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

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,在四川省汶川县(北纬31度,东经103.4度)发生里氏8.0级特大地震。

据中国地震局通报,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时,宁夏、青海、甘肃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云南、湖南、湖北、上海、重庆、北京等地均有震感。



国务院公告

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，国务院决定，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。在此期间，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，停止公共娱乐活动，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馆设立吊唁簿。5月19日14时28分起，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，届时汽车、火车、舰船鸣笛，防空警报鸣响。

汶川地震灾害损失严重

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、波及范围最广、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。震级达到里氏8.0级，最大烈度达到11度，并带来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、堰塞湖等大量次生灾害。

——人员伤亡惨重，截至8月7日，遇难69222人，受伤374638人，失踪18176人。

——城乡居民住房大量损毁，交通、电力、通信、供水、供气等系统大面积瘫痪。

——学校、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严重损毁，大量文化自然遗产遭到严重破坏。

——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，耕地大面积损毁，主要产业、众多企业遭受重创。

——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，森林大片损毁，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与破碎，生态功能退化。

民政部汇总四川、甘肃、陕西三省规划区51个县(市、区)的数据，汶川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达8437.7亿元。

(摘自《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》)

有的诗人像……（序一）

梁晓声

有的诗人像歌者，因而被称为“行吟诗人”，想来，接近着歌者的边走边唱……

而有的诗人像鼓手，因而他们的诗被称为“鼓点诗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田间就很写过些“鼓点诗”。闻一多向学生讲过田间的“鼓点诗”，他大加赞赏的，也正是田间那些诗句鼓点般令人心紧张而又激动的节律。闻一多有一首诗，在我看来也具有鼓点诗的特征，便是那首与他的《红烛》一样著名的《发现》：

我来了，我喊一声，迸着血泪，
“这不是我的中华，不对，不对！”

……

我追问青天，逼迫八面的风，
我问，（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）
总问不出消息；我哭着叫你，
呕出一颗心来——在我心里！

看这样的诗，读这样的诗，或听这样的诗，眼前仿佛有忘我状态的鼓手，在擂其声厚重的大鼓——咚！咚！咚！

一句一声鼓，于是人心仿佛也被鼓手一下一下重重地擂击着了……





我读聿温这一本诗集中的诗，联想到了“行吟诗人”，也联想到了像鼓手的诗人……

此刻，窗外正响着鸟巢放礼花的声音，宣告着残奥会的结束。

从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到今天，100多天里，中国经历了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件：一悲一喜……

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后，读聿温那一行行滚烫的诗，我还是多次泪盈满眶。

聿温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现场的人。而且，他又是军人，还是空军的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。此三点集于一身，使他对于大灾难的感受，对于灾民的同情、悲悯，对于桩桩件件可歌可泣之事与奋不顾身之人的感动，与大多数我这样的仅仅坐在电视机前时刻关注的人的感受与感动、同情与悲悯，程度显然是不同的。

在我看来，他这些诗，分明也是“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”，眼中“逆着血泪”，从心灵里喷射出来的。

我一边读，一边想——只有诗人，才会在那么一种现场，写出这样的一行行诗句来啊！我结识聿温是不久前的事，对于他的写作生涯并不特别了解，以为正是从写诗开始的。一口气读《后记》，劈面第一句话却是——“我不是诗人”……

这令我一怔。

接着读下去，释然，慨然，肃然……

一个原本不是诗人的人，在极可怕的时空，在极悲壮的情境中，竟不断地和着泪水写、写、写，有时一天写两首，于是写下了二三十首饱含真情实感的诗——这不正是诗和人，诗和人类的古老关系的真谛之一吗？

难怪聿温要说——“眼泪在，诗就在”了！

对于诗，这句话显然是偏面的。

正如“诗言志”也只能说是诗的一种品质。

但是对于聿温和他的这一些诗——“眼泪在，诗就在”却无

疑是最全面的诠释。

我觉得,第一首诗《瞬间》,便具有所谓“鼓点诗”的特征。从第一行到第十几行,每行字数齐整,像单槌缓缓击鼓;十几行后,齐整突变,又如同众鼓手齐击,鼓点密集而加快,紧迫感油然而生……

而《兄弟,快点》一首,又如同黑人鼓手,在身心投入地拍击着他们特有的那一种鼓。其鼓声,听来每有动员令的意味。“兄弟,快点,再快点!”接着那一连串“快点”,催人奋不顾身,迫人舍生忘死……

《因为我活着》、《孩子,不哭》、《妈妈,我想你》、《“敬礼娃娃”赞》等诗,又极有“行吟诗”的特征,如同莎士比亚戏剧中身份是诗人的“串幕人”们所吟之诗。他们在西方古典诗剧中,不仅仅是诗人、“串幕人”,还同时是历史大事件的参与者、观察者、见证人。

我给《因为我活着》和《妈妈,我想你》两首以极高评价。

前者朴素而又真挚的人文思想令我起敬;后者的抒情角度传达出一种大悲剧中的大温暖,其副标题是“献给在四川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们”,但诗中却以已亡孩子们的话语说:

来不及告别
让你牵挂了
妈妈
对不起

没能救你
让你受伤了
妈妈
对不起

没能陪你





让你孤独了

妈妈

对不起

……

读之潸然。

总而言之，聿温的这些诗，皆激情诗。激情之浓，无须赘言。而其激情，我认为必源自于内心情怀。

倘言这些诗还有瑕疵，那么便是“韵”的欠缺了。说到底，“无韵不成诗”。“韵”，正是诗所以为诗的理由。这些诗自然都是有韵的，但韵味不足。在同一首不太长的诗中，变韵是容易破坏韵美的……

苛苛己见，仅供参考。

2008年9月18日凌晨于北京

（作者系著名作家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）

诗人归来（序二）

张建中

2008年5月12日，中国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。从那天起，中国人的目光，都注视着自己国土的腹地，注视着那个叫做汶川的地方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中国人沉浸在国殇的悲恸之中，在众多的让人伤痛的新闻报道中，有一个让我注意的消息：大地震的当日，在北川县文化馆参加诗会的50多位诗人，除一人因请假幸免，全部罹难。此消息传出，中国诗人的热血再次被迅速点燃。

“9·11”之后，据说美国人民首先想到能抚慰心灵的，不是《圣经》，而是诗歌。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之后，为这场灾难所造成的伤害、死亡、毁灭而哀悼、痛苦、哭诉甚至愤怒的文字在我们的媒体中激荡着。写诗或不写诗的人，都在用诗歌的语言倾诉着受伤的情感。据有关统计，全国及全世界各地为地震而产生的诗作不下八万首，而朗诵会、哀悼会及募捐活动已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举行。诗歌，开始在网络、报纸、杂志、电视，甚至手机短信中传播着。诗歌回来了，诗人回来了。

正是在这样的关口，诞生了《汶川，永远的感动》这部诗集。

读集子中的每一首诗，我被感动缠绕得无法动弹。这些被眼泪泡透了的，熊熊燃烧着的，声嘶力竭呐喊着的，以及娓娓诉说着的诗句，使人强烈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。这就是善的力量，爱的力量，人性的力量，感情的力量，真诚的力量，民族的力量，以及思想和理性的力量。而这一切，我宁愿把它归结为诗的





力量。

汶川大地震，既是对脆弱生命的无情摧残，也是对生命意志的永恒见证，更是对至善至真的人性的弘扬。作者在《咱们回家》中写道：“既然无法一起飞翔/那就/作为连理枝/生死相依/让这地下的风景/载在摩托车上缓缓行驶。”这缓缓发酵的诗情，像绵绵不尽的相思雨，沛然入怀。中国人的镇定坚韧，鼓舞着我们自己；中国的政府和公民们，在这场灾难中所展现出的精神，也感动了世界。作者的一腔热血和赤子情肠在《汶川，站起来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：“汶川，不是废墟/它是一地散落的珍珠/站起来，站起来/遍体鳞伤却金光闪闪！”反复咏读，我们又似乎回到那一段艰难而英勇的日子中，仍感受到内心无比巨大的振幅。

中国人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，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对这个国家，对我们每一位同胞所承担的责任；我们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——我们的心被打开，分担他人的痛苦，承担自己的责任。《汶川挺住，中国加油》一诗中，作者用笔尖写下：“一个不屈的民族/此刻深深地垂下头/国旗为平民百姓而降/共和国史无前例的举动/生命如此庄严/天地为之动容。”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精神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。

从那个让人心痛的日子起，很多人奔赴抗震救灾的前线，而本书的作者，也以战地记者的身份，深入灾区。他具体看到了些什么？经历了些什么？想象力在灾难面前如此苍白。但从他的诗歌中，从那些短促却饱含着最最质朴的人的情感的句子中，我感受到这个曾经经历过唐山地震、九八抗洪、世纪阅兵的老兵，内心中的波澜和难以言说的悲情。这场灾难中的很多画面，通过电视、报纸和互联网第一时间被传递，那些画面不仅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，更深深地刺痛着全体中国人的心。灾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，我曾有意识地分散自己的情感，希望自己能从悲伤中走出来。然而，在这寂静的夜晚，捧读着这些诗，我的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，脸上已是泪水滂沱。

我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，网上曾经讨论这样一个话题：现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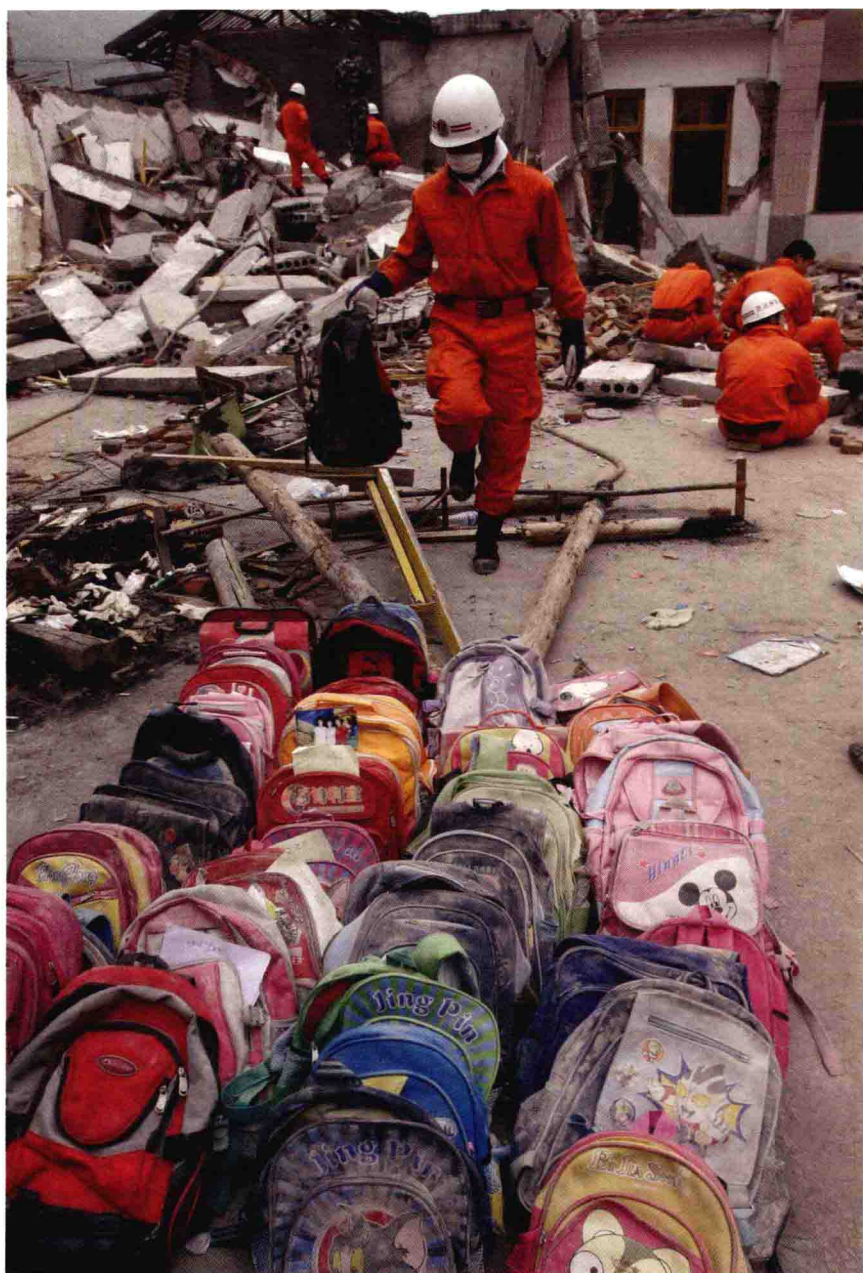
诗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？因为诗与大众的距离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。但这次，诗人们回来了。多难兴邦，多难也重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。灾难能在瞬间把世界推回到原始状态，当人们面对一片废墟，以前所执着的物质、享乐和现代化梦想，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化为乌有。而这样一场剧变，带给诗人的震动，难道仅仅是素材？地震改变了一些诗人的写作观念。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，重新追问人生的意义，并反思物质主义的虚无，从而对天道人心产生新的认识。在如此触目惊心的灾难面前，艺术上花哨的东西都用不上了，写作者之间比的纯粹是心灵的力量，是感受的深度和广度。在这样的时刻，表达心声的最佳形式，非诗歌莫属。所以，灾难也使得很多内心波澜壮阔的人，主动列入了诗人的队伍。

作者聿温兄，也许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，他暂时放下写纪实文学的笔，投身到诗歌的队伍中来。在他的诗中，我看到了庄严的精神，那是对世界对人生皆怀有的虔诚之心；我看到了清洁的精神，即以清洁之心待人；我看到了敞开自我走向他人的精神，相信他人的痛，即是我的痛，他人的爱，即是我的爱。他写诗，并非追名逐利。他告诉我，从汶川回来，这些诗不写出来，他寝食难安。他写诗，纯粹是直面自己的内心，不仅是与人肝胆相照，更是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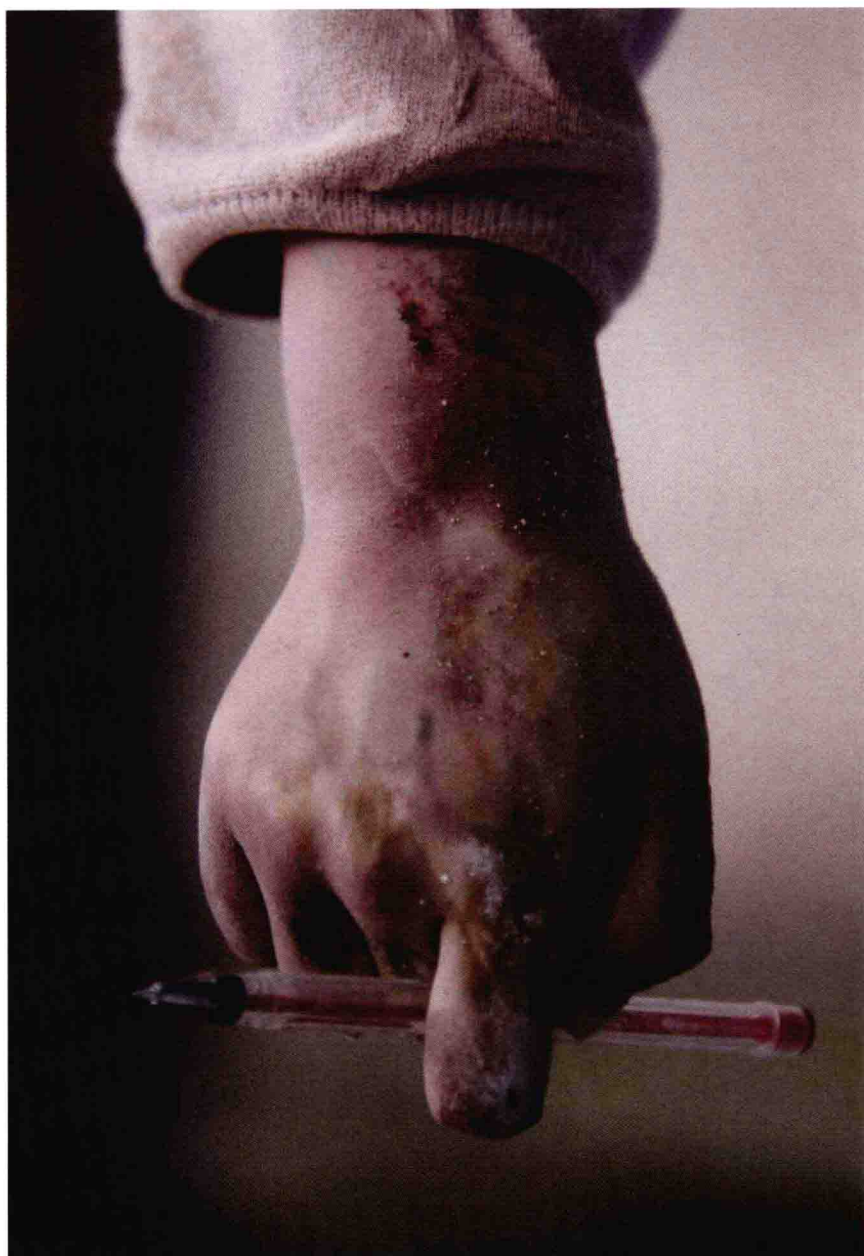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，这样的诗，才是存在之诗，灵魂之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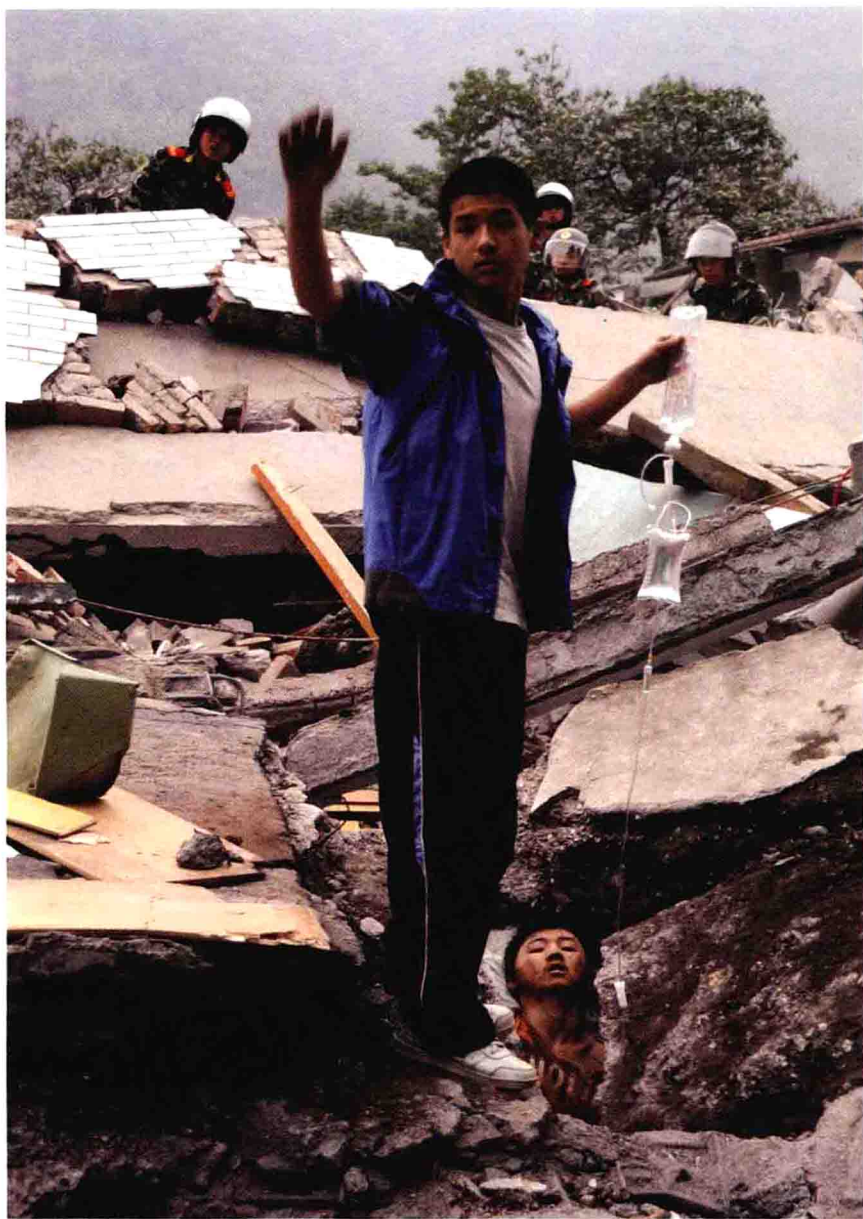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系中国航空传媒公司总经理兼《中国之翼》杂志社社长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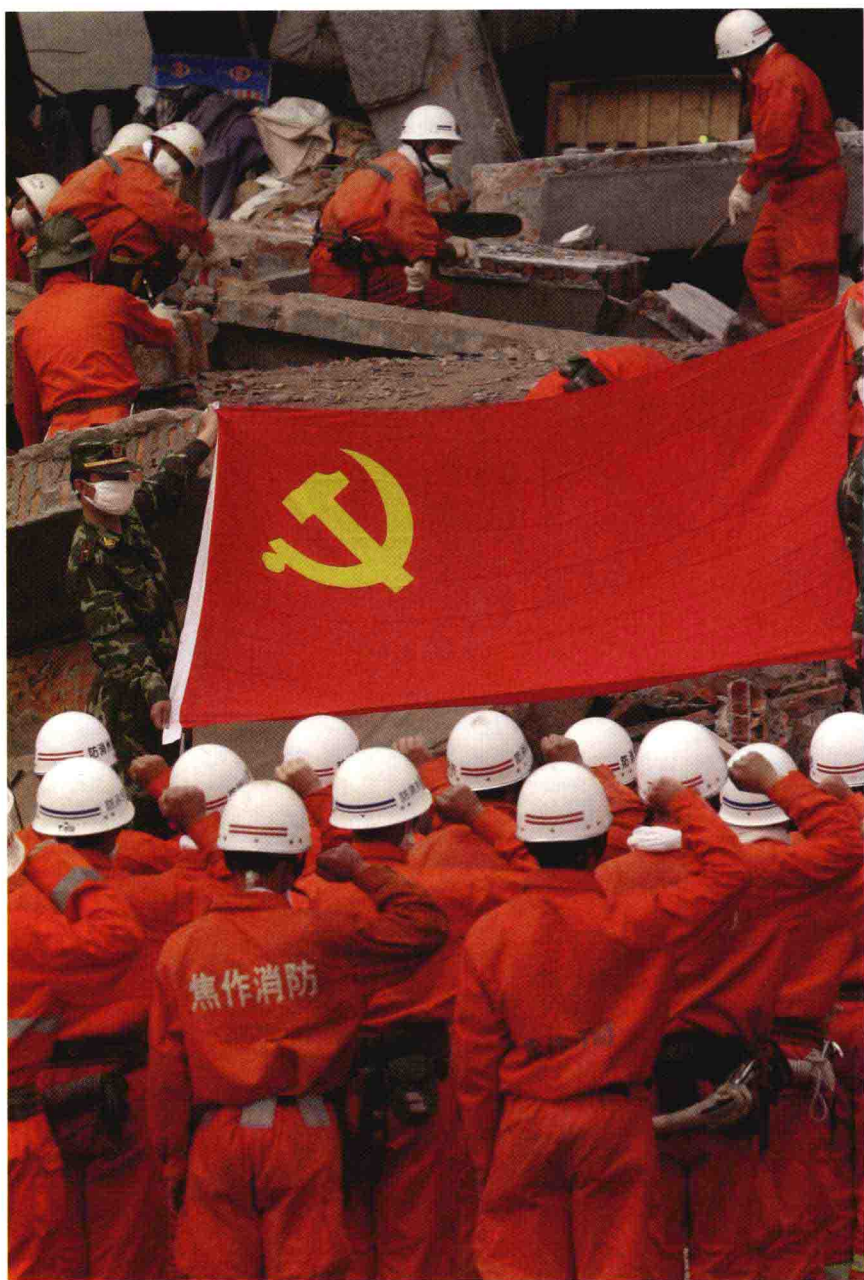


2008年5月15日,在四川省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小学废墟旁,搜救人员将找到的孩子们的书包整齐排放,等待家长认领。五颜六色的小书包仿佛一个个鲜活的幼小生命立于记者的眼前。 新华社 供稿





2008年5月13日,在四川省北川县地震灾区,一名北川中学学生在为压在瓦砾堆中的同学输液,这名同学最终获救。 陈 燮 摄



2008年5月19日上午,在四川省什邡市蓥华镇救灾现场,河南公安消防部队赴四川抗震救灾突击队的20名战士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新华社 供稿